

蘇東坡

千古传奇白风流

赵遵生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千古传奇自风流

蘇東坡

赵遵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 / 赵遵生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06-7403-1

I. ①千…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225 号

责任编辑: 魏 青

装帧设计: 蔡露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368 千字

印张: 17.125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2.00 元

序

仲呈祥

开罢第十次全国文代会，挚友赵遵生托我的同事兼博士生包新宇送来他的新著长篇小说《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书稿电子版，连夜拜读，不忍释手，思绪联翩，感慨良多。他嘱我作序，本因并非苏东坡研究专家，不敢妄言，但友情为重，又确有几句真情实感，不妨从实招来，权且充序。

遵生与我，同为士人，心之相通，多少都有些忧国忧民，尤其是忧——共同从事的文艺能否真正化人养心，有助于提升国民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人文素质，有助于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读罢书稿，我首先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深感遵生的创作实际上符合并践行了这一讲话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他强调文化自信较之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

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正如鲁迅所言：中华历史上多有“舍身求法”的文人志士，他们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无疑是其中具有独特高尚的文化人格的杰出代表。以文艺形式为苏东坡树碑立传、传神写貌的作品近年来不少，仅我有限的阅读观赏范围，就至少有传记文学两部、电视剧两部。但《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却以独特的视角，着力以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形象表现苏东坡毕其一生，践行“中庸之道”的和谐思维、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在大宋变革时代，他既不苟同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变法，又不附和司马光墨守祖制的守旧，而取法乎中，特立独行，坚守利国便民、循序渐进的改革，并因此造就了他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命运。他的理想信念，他的文化人格，他的艺术造诣，彪炳史册，光照千秋，不独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读此书，岂止仅为苏东坡于千难万险中开浚西湖，及其与王朝云男女两性之间最圣洁最纯真最丰沛的精神情感所感动，更为他们所彰显的恤民忧国情怀、优秀文化基因和民族传统所激励。可以说，书中精心塑造的苏东坡艺术形象是一面镜子，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懂得历史、参透生活、认识自己；书中所讲述的历史如一位智者，帮助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一句话，读此书，有助于我们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此书问世，正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号召。

习近平总书记还号召：“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遵生真正坚守了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的艺术理想，《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堪称是高尚的文艺，因而我确信此书能产生引领社会风尚的正能量效应。虽然作为一部普及性的通俗读物，但书中苏东坡乃至王朝云形象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生命本真，蕴含着深广的历史、文化、人性内涵，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享受。遵生在其间所坚守的艺术理想，所表现的史识、史才、史德，所显示的思想穿透力、审美洞察力、形式创造力，都令我钦佩。他是怀着说真话、写真人、抒真情、求真理的思想，力求把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结合起来去关照历史和苏东坡、去再现历史和塑造苏东坡的，是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去以苏东坡文化人格精心刻画苏东坡形象的。唯其如此，苏东坡的“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民”坎坷奋进一生，苏东坡以绝唱“大江东去”创豪放词风之文学高峰，苏东坡的直言进谏、不重乌纱、不计得失、锐意报国，苏东坡对王朝云的“不是夫人亦似夫人”的圣洁情感……都在他笔下栩栩如生起来。这是他坚守艺术理想和艺术定力，远离浮躁，不求功利，摒弃低俗，“板凳坐得十年冷”结出的果实。

我真诚地向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2016年12月5日于北京

引言

写苏东坡，大略亦是“缘分”吧。

一位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宋史专家林正秋先生曾跟我由衷兴叹：美国评选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苏东坡即在其列。足见中国的这位既是政治家、思想家，更是文学大家的苏东坡超越国界的影响力！恰如九百多年前同样是政治、思想、文学家的兄弟苏辙所“预言”的：“莫将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果不其然呀！

虽久仰先贤大名，而具体的“接触”，还是在杭州市地名办；起初涉历到苏堤的由来，西湖与苏东坡，大教授笔下的苏东坡，民间百姓口里的苏东坡……由此西湖的苏东坡起步，渐渐从正史、野史，文集、诗集，正传、别传，深入到我神州苏东坡多难更多彩的心路轨迹……

心底的感慨，浸渐不抑而出——

他于诗、词、文（包括书、铭、赋、策、颂、赞、论等），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完全在自由王国里，纵横捭阖。

他一心报效社稷江山，不随人言，取中庸之道；既不苟同王

安石急风暴雨式的变法，也不赞成司马光一味执意陈规的守旧，两面不落好，虽招致一生浮沉，也不改初衷。纵然被贬废，生死叵测，仍念念国家安危，“西事（西夏边关纷争）得其详否？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

——何等的忧国情结？！

他从政为民，所到之处，造福一方，再落难，依然不改初衷。拆权贵楼堂馆所，力排众议，疏浚西湖如是；贬废至惠州，已是一介“罪人”，居然仍不顾安危，还与友朋设置秧马，减轻农人插秧之苦，无不如是，一时传为美谈。

——何等的恤民襟怀？！

他随遇而安，即便被打入黄州死牢，也于悲情中，坦然处之；被贬废到“蛮荒之地”——十去九不回的惠州、儋州，照样我行我素，“就当作我是惠州人、儋州人，又如何？”居然能洒脱如斯？！

——何等的淡泊心境？！

他的山水情结，更是了得！无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嘉鱼赤壁，还是“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杭州西湖，只要苏东坡为官一任所至，即便是贬废流放所过，尽兴凭吊先古、尽览遗踪，兴所至，熔铸入心有灵犀的感悟，落笔为章，且每每成绝唱！如杭州的山山水水，东西寺庙、南北道观，无不烙下他流连忘返的手书与足迹。若道苏东坡是山水的知音，大自然的宠儿，诚可谓实至名归，再贴切不过的了！

——何等的潇洒心态？！

他对于情感世界的向往——神驰、倚重与倾情，既是常人

之性情，又非常人所能企及。风流吗？风流；笃诚吗？笃诚。先夫人王弗病故，他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即是千古绝唱！晚年被贬废到“十去九不回”的岭南——惠州，续弦王季章亦已仙去，自知生死渺茫，雪上加霜的是身边的几个侍妾先后鸟散，只剩下唯一的常侍王朝云。苏东坡不忍才32岁的这位西湖佳人也陪葬掉自己青春，于是劝心爱的伴侣回归故乡杭州；不想竟被深悟先生心境的王朝云以苏东坡当年在西湖孤山相送的《梅花诗》信物“为据”，聪明地回谢了。令苏东坡感怀莫名！不两年，王朝云为苏东坡与乡邻们进山采草药，中下瘴毒，竟先老东坡而去！苏东坡不顾历朝陈规，破天荒为一个常侍写诗、作词、立碑，“高情已逐晓云空”，情爱之深、之切，天人共感！难怪乎苏东坡自叹比之前辈白居易幸运多了。白居易晚年与病相伴，怎奈视为红颜知己的侍妾樊素竟不辞而别——消遁了！亦难怪乎苏东坡对于王朝云，“绝爱幸之”了！

——何等的情重如山？！

是的，我不能不为他——苏东坡而由衷的共鸣！是人格的，是性情的，是操守的。九百多年后二十一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在构筑“中国梦”。如何构筑呢？如何化壮丽的中国梦为可触摸的美好现实呢？时下最紧迫的，怕也是最缺失的，乃是苏东坡先贤们的精神——人格的、性情的、操守的。

一生清贫，一生不忘报国安民——且“痴心总不改”，又是何等的品性与人格魅力？！巡顾时下的官场中人，虽也不乏尽心守职者，同样不乏以势谋权，以权谋私，道貌岸然之下，贪腐成性者，甚而官儿们的子女、亲属，亦庇护之下，或升官，或暴富，

将我们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忠的神圣使命，抛到九霄云外！苏东坡诸多先贤们若在天有灵，岂不汗颜？！惊诧？！如是不孝的炎黄子孙？！

重新修订的新版《千古传奇自风流——苏东坡》，亦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是为志。

2016年11月30日

于杭州三里亭

目录

第一章 遭遇美人劫	001
第二章 冤家路窄	029
第三章 “美人图”暗藏玄机	057
第四章 风雨山神庙	085
第五章 幽香返魂	111
第六章 美歌女金蝉脱壳	137
第七章 暗箭能防 明枪难避	161
第八章 民心至上	185
第九章 一字动江山	211
第十章 鸡飞狗跳	239
第十一章 落难西湖	267
第十二章 群魔乱舞	291

第十三章 死而复生斩李鬼 315

第十四章 天有不测 341

第十五章 逆水行舟 367

第十六章 高处不胜寒 395

第十七章 泪血较量 423

第十八章 寒流突袭 451

第十九章 民心所欲 天必从之 477

第二十章 情定西湖 505

后记 533

第一章

遭遇美人劫

这是何方天地呀——

令人神驰的空蒙中，浮现出海市蜃楼般的海外神山。噢，这本就是上苍缔造，诱惑着人寰千年百代的仙地蓬莱、瀛洲、方丈吗？！

云旋雾绕中，但见一位平实而不失仙风的书生与一位楚楚可人的佳人飘然而过，似乎并不流连这神仙居住福地。两位又是何许人呀？噢，对了……对了，那不就是佳话传千古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与美歌伎樊素吗？！

哈，他俩飘然又来到杭州的西子湖。

这里不似蓬莱，却又胜似蓬莱。盈盈碧波映青山，山山相伴拥西湖。白居易携着樊素，缓缓飘落自己的白堤上，欣然四顾——

他太熟悉、太流连这泓碧水啦！这可是他疏浚的西湖，他还给杭州老百姓的西湖！大诗人兴叹了：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欣欣然漾动着涟漪的奇美西湖。

西湖水引入稻田，禾苗摆舞；西湖水引入六井，市民畅饮；开阔的西湖上，担水的、乘舟的，熙来攘往，一片欢歌笑语。空蒙的欢

歌笑语中，一个老人的声音骤然荡将出来：“呵呵，好一个白居易！好一个美西湖！……”

笑声未了，一阵狂风袭来，乱云作祟，美歌伎樊素惊惧之下，猝然舍下身边人，径自遁去……

“哎哎，好姑娘你怎么能抛下白刺使？！……”

待到迷幻的空蒙退去，现实回归。原来是湖中小舟上一位老人在做着大梦。此老五十开外，一身布衣，还咂巴着多须的嘴，仍似在呼劝着梦中蓦然离白居易而去的樊素。

“来了！来了！”另一位打扮一样，个子稍矮的老叟轻摇醒梦中人。

“来什么？分明是樊素她离开了白居易！不该。不该呀！”梦中人依旧半醒不醒。

“你听呀——”

随着同伴老叟的指引，梦中人甩甩头，眨眨眼，回首寻顾——

正是樊素消遁的白堤间，断桥下，隐见得一叶轻舟，悄然划去，不过转瞬之间，还是见到一位轻划兰桨的美丽剪影，留下了阵阵哀歌——

十里西湖处处笆，笆中都是豪富家。

仿佛这歌声有灵，梦中人闻歌大醒，放目望去：凄迷暮色中的西湖，与梦中的美西湖委实有天地之别，半干涸的湖面葑草丛生，干涸的湖地里果真竹篱圈圈，楼堂座座。

轻舟中的歌声：

长富豪家、富豪家，享尽风光美如画。
哀歌如泣，揪人心肠。歌声随人，渐自远去……半睡不醒的梦

中人彻底醒神了，自言自语着：“像是歌里有歌，话中有话呀。跟上她！”

两位老人显然不熟船道，划桨生硬，把小舟划得歪歪扭扭的，好生费劲地追踪着那有灵歌声的去处。追到断桥口，好不容易划出桥洞，早已不见了引歌的那一叶轻舟。而不绝的哀歌似有意，仍余音缭绕：

美如画、美如画，画中西子镜中花。
花开花落能几时？湖干城枯在眼下……

两位老人显然听出引歌人不能自抑的忧愤与焦盼。梦醒人不觉心神一提，顺着哀歌的余音去处提起嗓子呼唤：“歌女稍等！”只听得“吱溜”一声，小舟被淤泥葑草堵住了。引歌人连同那一叶轻舟就此消遁……

两位老人目光从来无踪去无影的引歌里不觉又回到漫漫湖中的淤泥葑草间，很有些怅然若失。一高一矮的两位老人满脚污泥，跋涉着来到西湖畔的一株古樟树下，见到一位后生子正对着打上来的两桶西湖水发愣。

“后生子，你这是？……”矮个子老叟刚一问，即被高个子老人打住。他敏感的目光已捕捉到桶里的泥水，顿时一怔，问：“你们就喝这……泥水？”后生子像看海外人一般抬起脸反问：“不喝这个喝什么？咳，能保下命就……”

“水珠她哥，你怎么还不走，等死呀？！”北山路上一妇人的招呼，打断了后生子的诉说。

两位老人循声抬目——但见北山路上，扶老携幼的逃难灾民，络绎不绝。高个子老人顿时浮想到什么……

那是在幻梦中，开阔的西湖上，担水的、乘舟的，熙来攘往，一片笑语欢歌……

高个子老人凝神的眼光几近下意识地投落到脚下的淤泥、葑草里。少许，他又浮想到——龟裂的田地，干死的旱稻……

他心下一颤，自问着：“不会真的如此吧？”他不敢延误，立马与矮个子同伴亟亟跋涉着寻觅到引西湖水的灌溉渠——真的枯竭了，而且很有些时日了。

梦中的西湖水可是涓涓然地泻入稻田，田中禾苗随之欣欣然地摆舞……

高个子老人甩甩头，眨眨眼，很有些不敢置信了：“怎么会？怎么会呢？！”

也巧，一阵惊天动地的鞭炮、爆竹大不相宜地炸响开来。两位老人好生一吓，惊抬首间，高个子老人条件反射般地记起什么：“莫不就是杭州第一大户——颜府？”

高个子老人所料不差，果是颜府。牌楼也似的巨竹大门内外，地上是香烛、鞭炮，天上是钻天鼠、大爆竹，夺目的大红灯笼下，是威风而奢华的湖上豪宅。披彩的门楣下，“红盖头”裹罩着大匾额。

匾额下，众富商豪客，乃至州府官员，簇拥着豪宅的主人——颜氏两兄弟。

“来来，快揭匾！”

“对对，揭匾！揭匾！”

两个好事又颇有头脸的茶庄梅老板与绸庄罗老板抓过绸带，塞给颜益。此生年在而立，白面，敦厚，一副书生模样。他知礼地又将绸带交给兄长颜章。此生已过三十，与兄弟反了个个儿：肤黑、人瘦，鹰眼炯炯如勾。他望望匾额，欲扯又止住了：